

目 录

孟连土司历史·····	(1)
孟连傣族历史·····	(8)
里格兰勐·····	(13)
上允下城刀正记保存的孟连历史·····	(15)
孟连宣抚司历史情况·····	(18)
孟连地区傣族从勐卯迁来的经过 (传说) ·····	(21)
孟连傣族土司的历史·····	(23)
孟连傣族解放前社会经济情况调查报告·····	(28)
孟连曼竜寨社会情况调查·····	(36)
孟连傣族的封建习惯法·····	(38)
景谷县傣族社会经济调查·····	(70)
元江县傣族社会经济调查·····	(81)
新平县百关傣族社会调查资料综合·····	(92)
金平县三区新旧勐傣族封建社会调查·····	(102)
金平县三区金水河傣族封建社会调查·····	(119)
金平县志资料辑录·····	(142)
红河县傣族概况·····	(148)
滇南一些县区的傣族习俗·····	(151)
后记·····	(160)

孟连土司历史

孟连过去是个寡妇的地方，这寡妇名叫法亚孟勳。这时，车里宣慰法听说孟连地是一块宝地，没有男人，他就招兵来打孟连。他们来了之后，不知道孟连在什么地方。他们到处问，孟连法亚孟勳知道了，就派各头人下令，把孟连坝子装满水，山上和山边烧起大火。过了几天，所有孟连地方就变成那样了，孟连又出兵拦路打宣慰法的兵。宣慰法的官兵看到这种情况，害怕地说：“孟连兵这么多，我们才有一、两千人马，怎么能打得过人家呢？”他们就逃向上、下两允，孟连兵也追他们到上允。他们看到孟连兵追来，没有办法，就把上、下两允割给孟连。消息传出，各地都感到可惜。孟连法亚孟勳当土司时，没有发生什么乱事。

这时，车里有一个三彩色姑娘，一日能有三种美丽的色彩出现在脸上，被老族偷去了。车里土司派兵追不上，他们成天跑到孟连来请求援助。孟连出兵去追，到泪翻万（山名）同老族打了一仗，打败了老族，才把三彩色姑娘夺回来，还给她父亲。后来车里土司把谦六和勳黑（大垭口）、勳罕、勳撤割给孟连管，孟连土司又把这些地方交给召阿哑勳朗管。

孟连土司没有老婆，听说车里宣慰法有女儿，就派人去说亲。宣慰法同意把他的第一个姑娘嫁给了孟连土司，举行了结婚仪式。他俩当土司后地方就好了。

现在谈谈孟连召贺罕从罕罢法到现在的经过：罕罢法当土司是在王召法永乐二年，后来是刀罕很当土司，刀罕很死后刀罕春当土司，刀罕春死后刀派杭当土司。刀派杭把一只大象和四十八两银子上到召法王那里，召法王给了他大印和黄缎伞，封他为“世袭宣抚司”。这代土司死了由刀派希当，刀派希之后为刀派定，刀派定死了由刀派金当土司，他当土司时又得到大小印信的赏赐。刀派金死后由刀派法当，刀派法死后刀派中当。这时召法王写信要孟连出五百名兵去增援昆明，孟连土司不去，召法王就派人来把孟连土司的大小印信都拿回去了。刀派中死后刀派新当土司，没有大印，没法办事，只能领奴隶和妇女到处玩，和到山上打猎，一直到他死。他死后没有哪个人能当土司了，因为老土司没有儿子、姑娘。只有一个刀派钉，年纪小，不能当土司，等他长大了，才叫他当土司。刀派钉当土司不久，炼银厂就发展起来。他代管老厂后，省里派差人送公事来，叫孟连土司每年送六百两银子。土司接到公事后，就每年按数送到省里，省里又重新发给大印和金伞，仍叫“世袭宣抚司”，以后，孟连又有大印了。

后来，有一队贼从昆明附近杀下来，一直杀到车里宣慰法在的地方。这时，省里写公事传告各处说，哪个抓到这队贼的头子，把他的头送到省里，就提升他为大官，在傣族地区数他最大。这队贼从募乃上来，把南朗霸占了，据他们说要去占老厂。当时，孟连土司和阿哑勳朗坝双方商量说：“省的公事我们看到了，如果哪个拿到这队贼的头子就要升大官，我们两个兄弟去打他。”阿哑勳朗坝刀派利同意了，就联合出兵去打。去

到那队贼住的地方时，骗他们的头子到孟连来，孟连土司就把他的头砍下来，送到昆明。总督接到后要给赏钱。孟连土司说：“钱不要，我们想要的是吃不完的东西。”并说“我们每年上缴的600两银子太重了，要求总督减去一些。”总督同意减掉了300两，每年叫上缴300两。自从那时起，孟连上缴的银子就是300两了。

后来，刀派钉俩口子死了，留有两个姑娘和一个小儿子。这消息传到上司那里，上司就写公事给勐朗刀派利，叫他来孟连代办。刀派利接到公事就下来代办了。孟连刀派优贺康，听说刀派利来代办，不满意，就拿钱去请孟养、勐泪人来把刀派利暗杀了。刀派利死后，刀派优就当土司了。

刀派钉有两个姑爷，大姑爷叫刀派勇，小姑爷叫刀派英，都是刀派利的儿子。这时，他俩看到情形不对头，就把刀派钉最小的儿子送到昆明。先送到顺宁府迤西永昌，永昌再送总督。见到了总督，他们就把经过情形告诉了总督，说：“刀派优把我们的父亲杀死，他当土司了。百姓也不要他当，是他自己当的。我们怕伤害了我们的弟弟，现在送他来给总督，看如何处理，请总督办好了。”总督听到后就答复说：“好了，你们上来很好。你们弟弟要回去当土司，继承他父亲的位子，我帮你们想办法。”总督又上报上司，上司听到后就派差下来，调刀派优上去。他去后，上司就把他关起来了。上司给刀派钉的小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刀派孙，还颁发了大印、缎伞、号等，叫下来当土司。上司还委刀派英当上允土司，刀派勇当勐朗土司。他们接了委状后，就返回当土司了。

到傣历一〇二四年（公元1662年）时，拉祜族头子共腊印反召贺罕安瓦，把召贺罕安瓦赶跑了。他们占了安瓦，共腊印当了召贺罕安瓦。三个月后，缅族又返回来打他们，打了七天，他们打不过缅族，就逃跑了。有些逃到勐联来卡海剥、勐柴、勐宣慰（木邦），在这些地方呆了三年，又上来到孟定、耿马卧卖（新厂）、莫嘎，在这里修起工事和新城。上司听到后，就写信给孟连召贺罕说，他们是造反的人，不能留他们，请召贺罕出兵去抓他们。这时，拉祜族不听共腊玉的话，共腊玉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我也不同你们一块生活了。他就带着一部分人逃到下允。下允及上允晓得后就把他扣下来，送到昆明总督那里去了。孟连召贺罕听说他们的头子被上、下允抓到了，就召集十三勐九根的兵到上允去集中。到了上允后，他们商量说：“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头子了，我们用信去骗他们投降算了，不需要打了。当时就写信给他们。他们接到信后都下来投降，孟连土司缴了他们的枪、刀等武器，还把他们的男男女女都剃光头后，领来孟连住下。过了几十年，这些拉祜族“造反”，半夜到宣抚家放火烧杀，把宣抚家的人和刀派孙全都杀光了，只剩下两个小儿子和一个小姑娘。当时刀派孙才二十八岁。他们杀了刀派孙全家人后，逃往海东，海东人晓得这些拉祜族杀召贺罕，就和拉祜族打，拉祜族打不过海东人，无路可走，就朝勐朗坝和老厂逃去。刚跑到老厂附近，上允晓得了，出兵去打他们，他们打不过上允兵，就四散逃跑了。

这时候，消息传到总督那里，总督晓得刀派孙被贼杀死了，就写公事下来，委刀派勇当土司。刀派勇当土司后，抚养着刀派孙的三个子女。

后来，景栋土司兄弟两个争地位，哥哥叫召三万，弟弟叫召丙，争当土司。召三万下到安瓦去禀告，领缅兵上来打景栋，召丙说：“我要上告汉官。我俩都是土司儿子，

为什么不给我当土司？”当时他就到上司那里，说：“我们景栋地方都给缅兵占完了”，要求上司派兵援助。上司就派“卡大人”带领一路人马，由车里下来到景栋，把缅兵打了一个大败。另一路由郭公爷带领大批人马，从德宏那边打杀下去，双方兵马伤亡很多。这时，缅兵看到汉兵来的特别多，就害怕起来，都逃回勐安瓦去了。缅兵逃跑后，上司“卡大人”就委孟连土司刀派勇管勐养，当勐养土司。刀派勇当勐养土司后，双方（勐泪、勐养和孟连）的人民得安居乐业，上下做生意都很方便，没有人提到打仗。这地方安定后，上司兵马又返回汉族地区了。过了几年，到傣历一一二九年（公元1767年），缅兵又打上来，把景栋、西双版纳、孟连烧杀一净。这情况传到了上司，上司就有公事来调，命上允土司刀派英赶快召集兵去把老厂守住。刀派英接到公事，就派兵驻扎募乃厂和喃朗，缅兵也来到此地，刀派英的兵马被缅兵杀死杀伤很多。刀派英看到情况很危险，就自己骑马逃跑，由于过分着急，在半路急死了。缅兵又对上下两允烧杀，一直杀到勐勐、耿马、孟定、腊戍、勐耿，这些地方都被他们放火烧完了。他们烧杀过后就回曼德勒去了。后来，刀派勇又回来，把刀派孙的儿女安置了官位。刀派孙的大儿子名叫刀派先，委当孟连土司；二儿子名叫刀派清，委当下允土司；女儿结了婚，去当上允土司。安置好后，各自去当土司了。过了三年，去孟连留守。后来，刀派勇又从下允调刀派清回来，接大印当孟连土司。孟连自缅兵占领后就归缅兵经管，每年每家出五文缅甸小洋。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刀派清五十八岁时死了，刀派公（刀派清的儿子，当孟连土司，并委刀派昌作副职。后来，泰国兵打到景栋，把召三万抓去了。这时，车里、景栋两地没有土司，各处的拉祜族和山上民族就造起反来。孟连十三个地方九根也不成样了。刀派公要到昆明去告禀，因太远不能去。他就带着兵下到孟养、景栋，说要到景栋去救援。刚到孟养就被泰国兵杀掉了，大印也被人家拿去了。这时孟连没有土司，泰国兵又上来占了孟连，烧杀得不成样。阿哑勐朗刀派昌听到这消息后，又写信给上允刀派韩，叫他赶快上禀召德王。刀派韩接到信后，就派一个弟弟叫刀派义的去禀总督，总督看到信，知道孟连土司被杀掉，大印也被人家拿走，总督说：“你们要兵，不好给，给少了不行，因为孟连地方太远了，多给也不行。”总督又重新发给大印和公事，派刀派昌当孟连土司，这是傣历一一六七（公元1805年）年七月。后来刀派韩说：“我们孟连的历史必须写下来，如果不记下来，我们这代死了，下一代就不晓得了。刀派韩就亲自掌握把孟连的历史写下来，作为根据。

清乾隆时，各地都来送礼。傣族十八个召贺罕也送来象、马，勐安瓦老缅、花腰也送象来，勐老还来送款，还有瓦给名叫九朵也送金银来。乾隆皇帝在位时，所有的傣族地方每年都送象。皇帝说：“我要给你们铜印，比起你们祖祖辈辈的更好些。”这个皇帝的心特别好，他见到老年人和困难人都送给银子和东西。这样过了六十年，他就死了。后来，他的儿子嘉庆接位，拉祜就“造反”了，打了好几年，傣族地区也有拉祜族去参加，和尚（即铜金和尚张辅国）。勐勐、耿马逃跑他们的土司也是这一年。这个皇帝当了三年，一点好处都看不到，百姓都议论说：“这个皇帝一点神佛都没有，把地方搞得很乱。”有些人当上官，欺压人民。穷人家穷，孩子又多，没有饭吃，人家说多少，只能低头接拿，不惜饿肚子，难处说不完。当古巴（长老）的人必须懂得穷人的困难。

现在谈放债人的情况。有些放米给人家，放出用小筒，收回叫人家还大筒，还说“我预先就给你说过了，叫你还大筒给我”。这种人是心黑的人。有的人用铜来煮成银子，拿去给人家用，如果死去，会永远灭种；有的人用铜来变成金子使用，等到他死去，鬼要抬他装热锅，守热锅的鬼又长又大，他走一步就有一千掌，如果他用脚踢山，山也会倒塌的。这样很可怕，谁也不要乱整吧！有会杀牛进街的，换回一些小菜、盐巴、明子和柴火回家，这样用一点肉换得许多东西，不但找钱，各式各样都找了，还剩得脖骨和肚骨回家煮吃。不要骗人拷打黑牛、黄牛吧，这是最没有神佛的事。这些罪像风一样不会打失，而像老雕捉小鸟一样跟在你身边，如像母狗跟主人一样，随时跟在身边。有些人专门偷人家的鸡，拿来杀吃，让人家仇恨一辈子，假如人家看见他偷，教育他，他还大吵大闹，不听人家的话，这也是最不好的。

这本书是法勳允刀派韩写出，讲地方历史的。因不懂历史的人还很多，我才翻成傣文，勳方皇城都掺杂在内，也数了一代传一代的皇帝名字和孟连土司。哪个听必须给他听仔细，留着教育人，不给犯任何罪。因人心狠，像琵琶鬼一样，看到角长角短的牛，就去买去换，拿来不留活命。他们每天都老想吃，不想到将来的罪和死后下油锅。人们必须记住这话，不要乱搞坏事。菜煮汤还比肉类好吃，人们必须做大一点的园圃，过日子最好了。有些人专门做欺骗生意，小斗出，大斗进，轻秤出，重秤进。有些人大喊大叫骂别人，打别人，人家做好事他不让，人家吃斋和赎佛，他不吃不睬，专门搞不好的事，将来不会好的，人们必须做好事。我看到这情况，才编出几句话来作为教育和参考。

现在来说我们祖先由勳卯搬来的经过。有一个勳卯土司名叫武定，这一代，汉族、缅甸族都来做他的客，也送马、象、金、银、财宝和贵重东西给他。他当土司是因为他的佛好，金银到处都来找他。上面他管到昆明附近，那里每年送缎子来拜他；下面，他管到安瓦摆古，那里都来送款给他。这个土司很勇敢，没人敢来欺负。人们都靠着他的佛，安居乐业，田地、雨水都正常，到处都没有困难。他一直当完了他的天年。没人代管土司。过了四年，才找到一个名叫舍按法的当土司，掌握大印。人民都喜欢他，把大印给他代管，向他说：“你当了土司，必须象过去一样，使人爱护。”人们都热烈地祝贺他当土司，他当了土司不久就死了，人民都很伤心。

后来又找得舍汉法当。他当土司时，勳卯所有的地方还很好，没有发生过什么灾害，各地的土司头人也同样的送礼来。这个土司一直当完了他的天年，头人到处找土司的亲戚后代，一个也没有了。只有一个男孩跟着妈妈跑到边远地带去住，名叫布过，这人也是土司的亲戚，因穷了，没有住处，到处找鱼虾、砍柴，卖来养活他妈。有一天，他挑着鸡准备出去卖，走到路上，碰上一个会看卦的老人。布过手里拿着一对鸡脚的骨头，给老人看。老人一看，这对鸡骨一个洞也没有，就说：“很好。你明后天就要当官了，不消去卖鸡了，赶快回去吧！”并向他说了祝贺的话：“祝你为老百姓做好事吧！”就这样各自分路走了。布过挑着鸡走了一段路，碰上了头人，头人就说：“你该当土司了。”当时就接他回城去，让他当土司，还给他换了个名字，叫舍轰法。头人教育他：“你当土司必须照着你祖先办的事做，不要丢掉历史风俗。”他当土司不久，就派人去搭一座不与河岸连接的桥。妇女要过桥时先涉水，把筒裙提得很高才能上桥。他还在桥

边搭起一个草棚，在里面偷看妇女的大腿，哪个妇女腿白腿胖，他就叫来侮辱后才放人家走。到处的男人都对他不满，事情传遍了各地。听到这消息的人，都大笑说：“当土司这样搞不害羞。这个土司搞不好，将来失掉我们的威信，我们要准备大批人马推翻他，砍他的头，赶他离开我们地方。”这消息传到了他的耳边，他很害怕，就逃到昆明，去告布政司，把大印交给布政司说：“怎么也好，勐卯交给你们办了。”

这时，勐卯就成了个空地方，没有土司，所有头人和人民又升他弟弟舍月法当土司。舍月法生有一个儿子，他父子俩当土司，各处人民都拥护。

这时，舍轰法又欺骗布政司说：“勐卯弄造反”。布政司听了他的话，就帮他上告到皇城北京。正统皇帝接到告信后，就召集了四万兵，派白宋边率领，由愚底哈城（北京）出发，一直到勐卯城边驻扎下来。白宋边想出了个诡计，写信给舍月法说：“我们并不是来同你们打仗，不是来抢夺你们的地方和消灭你们的习惯，而是来解决你们俩个的事情，来帮你们的。”舍月法接到白宋边的信后，就打开了城们，让对方的兵。有一天，舍月法出城来同白宋边会见时，当场就被打死了。舍月法的儿子听到后逃跑了，一直逃到南孔江边；他又换了名字叫舍爹法（躲的意思）。舍月法死后，白宋边又提升舍轰法当土司。白宋边教育舍轰法：“你要记住地方的习惯和国事，办什么事都要叫人家拥护，必须多方考虑后再做。”这样，就带兵返回北京皇城去了。白宋边回北京皇城去后，舍轰法当土司，他怕人家回来杀他，就下令叫人民重新建筑城墙，每天都叫人站岗放哨。

现在谈谈舍爹法跑出去的经过。舍爹法跑出去，一直到了锡箔。到锡箔后，他想起父亲死去的情况。他说：“我父亲没有犯什么罪，为什么人家来杀掉我的父亲？我也要招兵把勐卯杀光。”他招了兵，领着老婆，就打回来了。从勐卯边界打进来，哪个地方服从他了，他便不烧杀。哪个地方不服从，他就烧杀。他一面打，一面杀，打到勐卯城附近，舍轰法害怕起来，上告皇帝。这时，皇帝也知道过去的事不是人民造反，而是舍轰法搞的不合理。皇帝说：“我很可惜。可怜舍爹法的父亲没有犯什么罪，白白地死去。”现在他儿子在勐卯，还有力量打回来，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应该去叫他回来，委他当土司才对。”又说：“他这个人在勐邦很有威信，我应该发给他一个大印，叫他代管勐卯和勐卯一带。”当时皇帝就制了一个铜印，上写“世袭宣抚使司”，叫人到锡箔送给舍爹法。舍爹法接到大印后，他的威信更高，所有地方的百姓都来参拜他，做他的奴隶。舍爹法当锡箔土司是傣历七六〇年（公元1398年）。当了不长时间，他就死了。后由他的儿子召丙当。召丙当了一段时间，就叫他的弟弟守锡箔城，自己带兵到勐墨去。他二十八岁时死后，由他的儿子罕藤当土司。罕藤二十一岁死，留下两个小儿子，叫罕八、罕尼。这时，没有人能当土司了。舍月法的小老婆有一个儿子留在农村，已经大了，来找他父亲，父亲不在了，只有大老婆在，把他收留下来，取名叫舍介法。这时，就由舍介法当土司了。

到了傣历八〇四年（公元1442年），勐卯舍轰法死了。他有一个儿子叫舍格法。舍格法生了一个儿子叫舍安法，升了官，人民很不喜欢他。舍格法、舍安法抢东西，搞乱了所有勐卯地方。消息传到皇城，皇帝晓得舍格法父子搞乱地方，抢东西，就派王尚书带领东南诸道兵由京城出发，一直到勐卯城外，到处建立工事攻打舍格法、舍安法他

们。消息传到锡箔土司舍介法那里，舍介法欲出兵来增援，来到中途，但想起过去舍格法他们搞的坏事太多，才返回去。后来他又写信给王尚书说：“我们听说汉官到来，准备了兵马来增援。”汉官接到信后，就去接舍介法他们。当舍介法到达勐卯时，舍格法、舍安法就逃跑了，跑到南孔，把东西、象、马都丢掉了，他俩单身跑到缅甸去了。

后来，王尚书委舍外法当勐卯土司。汉兵说：“今年雨季来了，我们不能再追他们了，到明年雨停后再准备兵马来追他去，杀掉他。”这样，各自就回去了。到第二年，王尚书又带兵回来，叫缅甸交回他父子俩，不然就要出兵打下去。缅甸听到后，也怕王尚书真的打去，就准备兵马来等待王尚书。这时，王尚书又写信去说：“只要你们送舍格法父子回来就行了。”消息传到舍格法耳边，他就自己吃药死了，只剩舍安法一个，缅兵把舍安法和舍格法的头砍下来，送给王尚书。傣历八〇八年（公元1446年），舍格法父子死后，王尚书就回去了。舍外法回来当勐卯土司。舍介法送王尚书到北京皇城，皇朝委派舍介法回到锡箔、中介，照管两处，还委召勐达罕法当都督。后来在傣历八一二年（公元1450年），皇帝叫人拿石板来刻上了舍安法送给皇帝的图样，留在皇城，舍介法就回来了。

现在谈谈勐允由勐卯来的历史经过。当时，有岩敢、岩衣、岩三、岩赛四家兄弟，他们说：“我们勐卯地方太乱了，有土司也不照理办事，年年月月都打仗，没有安静的时刻。走吧！乡亲们。我们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吧！能好好养活我们自己。”他们回家率领各自的亲戚出发了。到了南孔，他们就商定说：“谁找到好地方，相互告诉一声。”就分路走了。

大哥岩敢率领着一部分人到了广街河老堂好垒位扎。四弟岩赛率领人顺着南孔下来一直到贺信、那喊拉扎，以佉族做他们的亲戚住下了。三弟岩三率领一部分人向佉族地区去，到澜沧江边芒贴住一段时间，因没有田种，生活不下去，又顺江下到勐满去了。二弟岩衣率领一部分下到緬安母、安蚌。到这里后，放黄牛出去养，吃掉人家的黄豆，得赔偿九帽银子。后又到勐勐，召勐勐给岩衣取名叫借岗扒（会打鸟之意）。在勐勐一段时间，又听到人说勐允人少地多，土地也好，种少得多，吃也吃不完，他们就对召勐勐说：“我们要离开此地，到勐允去住。”召勐勐同意后，他们就准备东西出发了。来到南生河时，江水大了，不能过河，饭也找不着吃，用银镰刀换得三碗米煮吃完，南生河水下降，才得过河。过了河，一直走到班庄，由班庄走到了上允，当时上允土司叫法弄岩罕送，向土司说：“我们来找一个安静的好地方，一个吃不完穿不完的地方，特来靠你召，要求永远当你的奴隶。”召勐允答应了他们，说：“好了，好了！你们来得很好，领着你们的亲戚来吧！田地我亲自去指给你们，你们就到广批住下吧！”他们就去广批住了。召勐允有两条水牛，拿去给他们养，养了不几天，牛就逃跑了，跑到戛木戛去，到处找也找不着。他们去报告给召，召说：“不要紧，牛会回来的。”就这样，过了三年零三个月又三天，牛才回来。一条牛左角架开，另一条右角架开，全身滚有泥巴，头上不带绿草回来了。这时，召勐允说：“你们跟着牛脚印去看看，是不是那地方能住人。”他们就去了。到了山边，听见牛角号声，听出这一定是自己人吹的，就朝着号声走过去，看见了岩赛。当时，一见到自己人，就拥抱着哭起来了。他们下到木戛去看，见这个地方能住许多人，就返回来向召勐允说：“我们要到木戛去住，求你让我们去

吧！”召勳允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就让他们走了。他们搬去木戛住了一段时间，又写信给一齐跑出来到各地去的，叫来一起住。他们住在木戛，变成了小偷，到处抢人吃饭。过了一段时间，有一队土匪，头子名叫哥共先水，来勳勳，到了南生。上下两允土司听到，就调人去守路。去守的时候，召勳允看到人家的老婆漂亮，就去强奸。人民看到这种情形，对土司非常不满，就起来把土司杀了。又去联系了土匪，打进上下允来抢杀了一场，勳允人民统统都跑光了。土匪抢了勳允后也逃跑了。这时，勳允变成了空地方，没有土司。土匪跑后，人民又重新回来，议论说：“地方没有土司不成样，我们必须去找土司去，到车里去找好了。”后来，他们听说车里土司已将勳允划归孟连管辖，就到孟连来讨土司。这时，木戛人听说地方将来会乱的，如果我们不去靠人家，我们的生活会保不住，于是就对孟连土司说：“我们要来做你的奴隶，要搬回上允去，是不是可以？”土司同意说：“你们来好了。”傣历一〇三二年（公元1670年），他们搬来上允。后来，勳勳、勳生、南轰附近的人民都搬来住在勳允，勳允又重新恢复，一直传到现在。

（本文调查整理者未署名）

孟连傣族历史

孟连土司从舍汉法起，传到第十八代，是刀诚清当土司。刀诚清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召米罕，二儿子叫罕松，三儿子叫罕梭。

傣历一一六〇年（公元1798年），景谷土司的二爷是拉祜族的头子。这一年，拉祜族反对他，他就上省去告，皇帝命令昆明、玉溪等地的兵下来帮助他，才把拉祜族打跑，跑到谦六、芒帕等地（孟连地界）。当时，孟连出兵去打，打不过拉祜族。从那时起，孟连就失去了那些地方。

到傣历一一六三年（公元1801年），泰国来打景栋，景栋的召孟真跑来靠孟连，景栋老百姓都跑到景迈、景先去了。召孟真就来约孟连土司刀诚清共同去看景栋。回到勐养，二人均被泰国兵杀了。

到傣历一一六八年（公元1806年），勐安瓦委任勐尖回车里当土司，缅兵来送的人是娜糯。来到孟连，和孟连人一齐送他回车里。那时，西双版纳百姓听说孟尖要回来当土司，他们不喜欢，就出兵来打孟连人，但是打不过孟连人。孟连人追到车里江边，赶走了他们很多的牛。把车里打败后，就把召勐尖送去车里当宣慰。到傣历一一六九年（公元1807年），召勐尖又逃到江上边。召勐麻哈枉就由泰国兵那边回来，到南峽后，他就去车里当宣慰法了。这个土司是缅甸也靠，皇帝也靠。

后来，景栋召勐麻哈康朗派了三百人来打勐宾、勐朗，得了东西就回去了。

又有张付哥、青太爷，是营盘（岩帅上边）人，他约起当地所有拉祜人，结成一伙。这个消息被孟连土司听到了，由阿哑勐朗、回沙的弄两人去禀给顺宁府刘大老爷。刘大老爷接到报告后，就送给云南总督。云南总督即调动混、勐往，澜沧江上边的勐黑、勐抢罕、勐卡、勐哑、耿马，西双版纳江那边的勐勐、勐谷、勐董、勐卧、勐邦、西双版纳、勐亨等地的傣兵，只有召勐顶（即耿马）不出来。由十六个傣官率领。傣兵、汉兵共同去打青太爷，枪声、炮声响的如天打雷一样。打了两年，在七月间把青太爷抓住了，把他解到顺宁府。十二月，又有召勐安瓦派了兵，头子叫缅也把莫广润，到药润、五莫母，经由勐阿一直到孟连来，领阿哑召勐朗、召弄贡、召那麻贫三个头领，带兵去景栋（景栋被泰国兵占领，景栋土司就在泰国），到勐养时，去叫先朗孟养带路。打了两年，土地不得种，男人都去打仗，只有妇女在家，送饭时经过一个山上，被老虎吃了好几个。后来，泰国兵头子召拉那被孟连芒信寨汉介法一枪打死了，兵都逃到景先去了。后来，孟连官兵都返回孟连，先朗孟养被提升为叭弄孟养。停战后，景栋没有籽种，景栋头人派叭弄孟养来孟连借一千挑谷种，牛十条，拿去种，不够又来借谷子三千挑、水牛二十条。过了三年，才拿回来还。

到了傣历一一七九年（公元1817年）孟连城和允景毡（腊垒河两岸地区）打起仗来，百姓也不听土司的话。景栋土司听到消息后，就派了两个兵来接孟连土司。当时，

土司是刀派民，他去景栋住了两三个月就病死了。孟连百姓、和尚、佛爷及车里的土司召勐麻哈旺相都到景栋去，把刀派民尸体烧掉。当时，刀派民的儿子召洪罕年纪还小，只有六岁，孟连、景栋、车里就派刀派民兄弟暂时代理。这时，车里、景栋、孟连的土司、头人把刀派民的老婆嫁给召砍松，叫他们仍然回孟连当土司。车里、孟连、景栋的头人便派他两兄弟去拿大印，哥哥召领去勐安瓦，弟弟召砍梭去昆明。这时，召砍梭上去到勐戛（在景谷），就做了当地的姑爷了。召砍松去到勐安瓦，得了大印。时在傣历一一八〇年（公元1818年）。得印后即回孟连当土司。当时孟连十二个勐有九个根。到傣历一一八五年（公元1823年），又有景栋四大头人，带着兵来打孟连，这四个头人叫叭列戛、叭双勐、布妥、遮教。四人到芒信允软驻扎，孟连出兵去打，将景栋兵打跑了。

到傣历一一八六年（公元1824年），又有勐满冷瓦王，带兵到货信纳喊（勐梭上边），占着孟连的地方。他们想去霸占银矿井（新厂），孟连知道后就出兵去打，把他们的头人瓦王杀了后，他的兵退走。他们回去又约人从帮桑、勐阿这条路上来，当时的布法勐阿，就出兵打他们，抓着他们的头人播弄南满、播浪皮、播广谷等七人，他们的兵就退回帮桑那边去了。后来，孟连土司派召罕弄（召帕萨）为首，联合孟连、勐阿兵去帮桑打满冷兵，满冷兵打不过孟连兵，就逃跑了。他们一直跑到南孔那边，孟连兵一直追到南孔。这时，滚卡（班教）、滚板地方（南板河过去）就来进贡，每年送米给孟连宣抚。这样过了九年，满冷返回来打，又把滚卡、滚板地方拿回去了，傣历一一九〇年（公元1828年），火烧孟连城，洪水又大，把孟连下城都淹了。

到傣历一一九二年（公元1830年），景洪召货罕准备了金碗、缎子、银子七十两、马一匹，派叭见蚌、叭弄谢、叭希立、叭因勐为首，带着上述物品及信来孟连，由孟连朗勐接待，去找沙的弄。后由朗勐领着去找宣抚，给宣抚拴钱。送礼后，车里头人要回车里。当时，宣抚司就照着他们每天的收入，发给他们路费，把他们提升一级：叭弄谢提为叭忙戛拉，叭希立，叭见蚌提为叭顿弄，叭因勐提为叭嘎罕。还有版纳勐遮的召版纳提为叭毡，勐满头人提为叭弄爱。五月间，车里的头人都返回去了。七月，拉枯等山上民族又来抢两个货罕的土地（在镇边以上）。双方货罕商量好出兵，车里以召麻哈旺为头子，由勐挖来；孟连以召货罕为首，朝勐宾打。打了两个月，到九月间，车里、勐混、勐海、勐遮、勐笼、勐匹、勐彝、勐腊未打胜，都返回去了。

孟连帕苏塔宰、播相宰、播订拢三个头子被打死了，召货罕等返回来了。

当时已到关门赎佛期间，勐董头人帕弄勐沙勐生阿立牙勐董等三人，因土司要杀他们，逃到孟连来，请孟连召货罕援助。召货罕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派兵给他们去打勐生，但打不过耿马人，被追回孟连。召货罕又派给召帕萨（召宰弄）三百兵和弹药、武器，在下允驻扎。召勐董听说孟连出兵，就由爬弄三勐召集耿马、勐永、勐点、勐订、勐谷、勐董、勐生等地兵马，并对这些地方的兵说：“我们要把上允、孟连人灭掉，拉他们来当我们的奴隶。”出兵去到上允边界，上允兵就去报告给召帕萨，召帕萨对他的兵说：“我们这样打是很危险的，总有一天人家会来包围我们。”召帕萨拿出很多钱发给士兵，叫他们向南绕到敌人背后，后来就这样打了，打了一段时间，勐董兵听说后面有人，就四处分散逃跑了。后来，孟连兵就把他们的头砍下来，装满了三个牛滚塘。召

帕萨追赶逃兵，杀得落花流水，帕弄三勐等都跑了。

傣历一一九三年（公元1832年），帕弄三勐又带兵向勐勐打来，到勐勐后，放火烧城和所有的村寨，只有一个缅寺叫瓦砍亮，是他们住的地方，没有烧。这时，召勐勐土司和召勐奉×掌志（和尚）写了一封信说：“如果打胜的话，所有的地方都交给孟连。”并带金银、蜡条来孟连，请求召货罕（援助）。召货罕说：“你们不要怕，等几天我派兵去打，杀死他们。”勐勐头人才安下心来。过了一段时间，召货罕派召帕萨去。召帕萨到勐勐后，帕弄三勐听说召帕萨来，就逃跑了。后来，勐勐土司给召帕萨拴线，并送去马一匹，金银碗，缎子一匹，金子七十两，银子二十斤。后来，召帕萨就返回孟连了。

傣历一一九四年（公元1833年），孟连芒掌有一个帕坝（和尚），心是黑的。他说：“我拿手指地，地会出水。”百姓议论说，他有一个小土锅，煮起饭来，一千人吃也吃不完，还有一株芭蕉，长的果实，也是一千人都吃不完。人们说他是天神，有佛，有鬼。这个消息传遍了山上各民族，特别是拉祜族。景栋、勐养的拉祜族都上来当兵，勐赫、勐罕、谦六、满帕、勐宾、勐朗、东卡、东主、募四等地拉祜族都来归他。这个和尚住在寨安竜（山名，在勐阿上边）。勐阿、勐马的傣族也都来归附他。他收集了所有的兵。

这时，孟连召货罕来统计人口，有三分之二的人归附了那个和尚，只有一部分归附召货罕。当时，帕坝就向召货罕说：“你想要好，快来归我，听我的话。”召货罕听了他的话，带了沙的弄及一部分人前去会面，第一天就去住在勐马缅寺瓦芒列。帕坝带兵包围了缅寺，叫出召货罕来，就把召货罕扣下来了，关在芒洪。货戛曼康的兵又把帕坝住的地方包围起来，双方就打了起来，杀了很多人，把帕坝也捉住了，缅兵把他带去勐安瓦，他的父母当场就被杀掉了。后来，景栋兵和汉兵都返回去，只有西双版纳兵还在勐遮，说是等到把召货罕接回来再走。

这时，勐拉土司召孟因出兵来打车里，车里土司就调打洛土司兵去作战。召孟因被打败了，就跑回去，一直跑到昆明去靠总督。车里土司写状子报告云南总督，状子写好几回都送不去。后来，车里土司就委孟连土司帮着告。当时，孟连还住着几个汉官，一个叫李正老总，另一个叫先生。车里土司出了1,800两银子给他们，他们才帮告到顺宁府，顺宁府又禀给总督。总督晓得后，才派了两个汉官，一个叫布真里，一个叫李大，下到车里，把召麻哈枉升为宣慰。车里宣慰又写信到孟连叫孟连帮作保证。孟连召货罕接到信后，就派帕弄根海、帕翁勐去车里，帮土司做保证。后来，李大老爷又把孟连和车里货罕调到勐拉，问：“你们要谁来当车里土司？你们同意谁？”后来就决定召拉扎去当宣慰。总督又把召勐因送到超钢（地名），离云南很远的地方去了。

傣历一一九五年（公元1834年），建立了景真城。建城后，召货罕就招兵要去把满冷拿回来，派召帕萨和帕弄欢朗、帕弄芒街三人，带兵下到满冷，满冷土司也带兵出来打，打了三、四天，打不过满冷兵，就逃跑回来。满冷兵一直追到勐马芒列，到处放火。召帕萨驻扎在勐董，看情况不好，就在当地召集兵，到晚上，将满冷兵包围。满冷兵失利后，就逃跑了。召帕萨率兵一直追到南卡河，直到现在，分界线就在南卡河。战争结束后，孟连召货罕又准备了一匹马、一匹缎子、一个金碗、三两银子，叫叭苏拉也

变、叭弄谢、叭苏拉等三人去景栋，向景栋土司请求要回老百姓。景栋土司说：“可以，可以，完全送还你们。”景栋土司还提升了他三人的官位：叭苏拉也变提为朗骂拉塔瓦利，叭弄谢提为五龙甫马希提，叭苏拉提为叭弄希利双勳；送给叭苏拉也变一套衣服、一个银桌子；给叭苏拉一个银碗，重四两；给叭弄谢一个银盘子，重五两。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三人就回到孟连了。

孟连土司又准备了一匹马、二斤银子、一个银碗、一个金碗及金银、蜡条，派帕翁勳和叭枉供等，去车里答礼，给宣慰拴线，因他曾经来援助打帕坝。

傣历一一九八年（公元1836年），车里的召麻哈枉死了，派召版纳勳遮、勳满送来小银桌一张，银碗一个，银刀一把，金碗一个，银槟榔盒一个，重五两一钱。

后来，车里召糯罕又跑到景栋去，要求借兵回来打车里。他对景栋土司说：“如果打胜了，勳混、打洛也划归你了。”景栋土司答应了他，他又到勳耿马、勳勳去请求出兵。召耿马不出兵，给了他五百两银子，十匹马。召耿马说：“我的地方离得太远了，不能出兵，只能送这点东西支援你。召糯罕又到处要求土司、头人出兵援助，说要“把勳满划归你们”。这时，上下允土司得信，报给孟连土司，孟连土司不答应，说：“车里和我们都是亲戚，不能相打。”上允就听孟连土司的话，不给他兵。他回去住在帕盘一个寨子，叫人把那十匹马送给景栋土司，景栋土司就给他三百个兵，一直送到帕盘寨来。车里土司听到这情况后，就写信派人送到孟连，要求孟连出兵援助。孟连土司接到信后，就派沙的弄、帕派康为首领，出兵到帕盘打召糯罕；车里那边也来打，上下夹攻，杀得召糯罕大败，逃跑了。他朝勳满跑，到南娇、勳混，路过的三个地方都被他放火烧光，一直跑到景洛。车里兵追赶到景洛，驻扎下来，天天在打仗。后来，车里土司又写信给孟连召帕萨，叫他们赶快回到孟连芒信、允软，怕召糯罕打到那里去烧杀。召帕萨接到信后，就带兵到勳养，驻扎在曼姐。后来，召糯罕转来包围召帕萨，打了十多天，不分胜负。这时，有一个名叫扎改的缅官来说：“你们这几个地方，过去还订了条约，现在为什么要来打杀呢？”双方就不打了，兵都退了回去。后来，扎改就写信来调孟连沙的弄，车里召派勳麻哈和景栋官去到勳麻（靠近打洛）缅寺瓦养版，请了瓦曼冷一个年长的佛爷和瓦岗勳沙、勳遮来的人做证人，由两个长老念信，请鬼神作证：“这三个地方，如果哪个地方造反，就让那个地方消灭。”这三个地方的代表就各自滴水在菩萨面前，各自返回了。

到傣历一二〇一年（公元1840年），孟连召货罕提出说：“还有勳宾、勳朗的拉枯族没有解决，是我们和车里的责任。”于是派了两个官——叭苏立也电和叭糯拉，带信去通知车里土司。车里土司接到信后，就派了三个官——叭纳才、叭纳花、阿哑勳拉各带一千人马，共三千人马，叫孟连的叭糯拉为他领路，到勳朗坝去。孟连由召货罕带兵上到勳宾，上下夹攻，到三月二十四日，才把勳朗坝拿下来。当地的拉枯族怕死，就跑上一个大山（广掌，现名允怕）。山太高，车里兵不敢上去，拉枯族也不敢下来，打了很长时间，不分胜负。拉枯族提出：“现在不要打了，我们来订个条约算了。”双方都同意订条约，条约内容是：“所有有洪水的地方完全是傣族的地方，所有刀耕火种的地方完全是拉枯族的地方。”这样决定后，车里兵、孟连兵各自返回去了。

不久，召勳安瓦听说车里召令哈的代理人宣慰死了，就写信叫召拉扎无去见他。当

时，召拉扎无说：“我不能去，怕汉官来罚我们双方当奴隶。”到了第三次，也就是傣历一二一三年（公元1851年），召拉扎无的弟弟就带母亲下去见召勐安瓦。这时缅甸就派召糯罕上来当车里宣慰法。当母子俩到勐安瓦去后，召糯罕就写信到车里，叫车里的老百姓去接他回来。老百姓听到这消息，有些同意召糯罕回来当土司，有些不同意。召拉扎无在车里听说自己不能当宣慰法了，他就逃去靠召勐拉，请求召勐拉帮助解决。这时镇台就派了刘大老爷和戈大老爷二人，带了三千兵，下一个山（就龙）驻扎下来，缅甸也来到此地，孟连派叭希立做树和叭苏拉也变去参加，三方面来决定谁当合适。刘、戈二大老爷及孟连官同意要叭苏拉也变和西双版纳的叭信哈。缅甸派了十八个人到孟连来骂召货罕说：“你们反对我们。如果你想好，就赶快拿钱来做脚钱；如果不想好，就把召货罕捆去见召勐安瓦。”孟连召货罕听了这话后很害怕，就拿了十几砵银子给他们，他们得了钱之后就回车里去了。这件事被刘大老爷和戈大老爷知道了，就带了自己的兵和所有江边的兵冲杀下来，把缅甸、缅甸兵追出去了，一直追到景洛河边。召勐安瓦知道缅甸、缅甸兵被追的消息后，大大发火，下命令把召拉扎无的母亲和弟弟扣下。母子俩被关后，生活无法过下去，就写信给孟连召货罕，叫他想办法。孟连召货罕接到信后，就给召勐阿瓦（瓦城王）写信说：“并不是我们造反把你们追出去的，是你们的兵把我们杀掉，汉官才把你们的兵追出去。”召勐阿瓦接到信，知道这情况后，发了火，下令把派去孟连的兵完全关起来，并骂他们说：“我叫你们去干好事，你们为什么去杀人！”

过后，他又派新的官兵来，为首的是扎改呢问弄、那汉弄等二人，带有九个队的兵，有九个队长，一直到了车里。他们到车里之前，召勐阿瓦写来给车里的召拉扎无，要召拉扎无拿出一百五十砵银子、一匹黑马、一匹白马、一对大象，银盘、金盘各一个、镶金壳刀两把、银碗一个、金碗一个及三十匹骑马。召拉扎无接到信后，就准备齐全，经孟连转送勐阿瓦。去送的人从车里的勐五德叫穿牙翁叭弄勐砍，江西的叭宰和召景哈、叭砍勒，景真的、孟连的叭弄做树、叭把拉约、他班哑坎等八人为首，由车里出发，朝孟连来，一直下到勐阿。傣历一二一七年到了勐阿瓦，把以上东西送给召勐阿瓦，为召无把拉蚌母子二人作保。但召勐阿瓦还是不放他们回来，也不叫车里、孟连人看到他母子二人，召勐阿瓦说还不到时间。等了好几个月，总是见不到他母子俩。过了很久，召勐阿瓦才把他二人放出来，发给大印，大象十二只，叫召无把拉蚌回来车里当宣慰。召无把拉蚌拿到印后，就领了车里人、孟连人返回了。回到车里时，召拉扎无骑着象，接母亲和弟弟回城去了。这时，所有的西双版纳头人、土司和老百姓，都来给他们拴线。召无把拉蚌就把大印交给他哥哥，召拉扎无接到大印后，老百姓和头人就升他当土司。他当土司后，头人替他找老婆，派召弄帕萨、召阿哑勐笼等去找，找到孟连召货罕的姑娘，就决定下来了。召帕萨等回去准备结婚的东西，准备好后就来接。接回去后，所有西双版纳各勐的土司、头人就给他们拴线，把西双版纳的地方交给他们俩，并说：“从今以后就是宣慰法了。”还把召把拉蚌升为第二个宣慰法。然后，宣慰法就送礼物给各勐的土司、头人，该送马的送马，该送货物、衣服的送货物、衣服。送礼之后，各勐的头人、土司都返回去了。

（本文调查整理者未署名）

里 格 兰 勐

——勐连景栋等地的历史传说

刀福兴 提供

自古相传，召清王有个儿子，当年到二十岁时，召清王想给他讨老婆，但他不要。王子带随从四人，从海上来到缅甸安瓦，见到了一个叫安瓦货罕的姑娘长得漂亮，提出来要与其结婚。安瓦货罕追问清楚他的来历后，同意了，摆酒设席请客办喜事，从此便有了“波贺咪满”（即父是汉人，母亲是缅人）的说法。告诉召清王后，他很喜欢，派万人从海上来安瓦送礼、慰问，安瓦货罕赶摆宴请。召清王想把王子夫妇接回，但王子不同意。说要等以后生了儿子才返回见父王，住了三、四年，又回到安瓦。以后，王子又有了三个儿子，夫妇俩便商量向安瓦货罕请求让四个儿子开辟地方。其中一个地方住的佤族，实力大，人口多，地方好。四个儿子都要出兵去打。召清王出兵十二万，安瓦也帮助一部分，由王子率领四个儿子去打。打腊布、腊发，在腊布住了三年，腊发住了二年。当时佤族有件两杆镖，杀人后还会镖回来。四弟兄认为要打败佤族，必须把此镖拿过来，于是宣布谁能完成此项任务，把他升为最大的官，于是有一人自告奋勇跑去向佤族说：“他们（指四兄弟）不给穿，不给吃，不想在了，前来投你们，以后回去打他们。”佤族相信了，让他住下。三、五天后，此人拿出一种有毒的藤子，说将其捣碎，放在水里，把镖浸过就更厉害了。佤族不信，用鱼等做实验后才相信了，便把镖用毒水浸过，结果镖漂出去不回来，被召公满拿着了。佤族打不过召公满，便分两路逃跑，一部分沿南孔而上，住在山上，砍野芭蕉叶盖房子。召公满追到景海，见被砍去的叶子已经又长出来了，决定不再追了，佤族便逃了。召拉扎温夫妻来看儿子，到了景海，又到懂勒划界。召拉扎温划好界后就回去了。四弟兄又去追佤族，见芭蕉叶已长老了，便没有再追。佤族有三个家族不愿搬走，住在山上种地，一直到现在都当傣族的奴隶。四弟兄回勐宁，又到勐叭，然后，两个沿南咪因上去，经莱梅到景栋。另两个到大勐永，后又到景洪，就住下来开辟地盘。召拉扎温到处打听自己儿子的下落，一直到了景海、懂勒、勐宁、勐叭等地。有人告诉他说，两个小儿子沿南咪因（小河）而上。召拉扎温夫妻一直找到景栋，不见小儿子。三儿子告诉他们说，四弟已去孟连，父母便教育三儿子说：“你是哥，认识比弟多，比兄弟强，应该去孟连，让兄弟住景栋”。此后景栋也叫“勐亨”，“亨”即调换的意思。母亲和小儿子住在景栋，不久以后便死了。临死时，父母嘱咐儿子说：“你有福气，有本领，有钱，不要忘记哥哥，要好好团结。”相传小儿子及其后代住景栋七百年后，出现了一个魔鬼（批方），景栋、孟连城灭亡了，变成了

荒坝。

不知过了多少年以后，有个叫召香纠的人打了胜仗，当了召清王的姑爷，要求召清王帮他打勐緬，并说：“如果死了，三个儿子分别去管三个地方，第一个在景洪，第二个在孟连，第三个召悦班多继承叭勐莱管景栋。”召香打仗死后，三个儿子便赴各地任职。召悦班多到景栋后就与景洪，孟连划界，以景洛（即打洛）为界。从那时起共有二十三代。当时，孟连土司死了，由勐邦土司来管，名叫日罕日罢法，一直管到勐养。刀派英当土司管了好几年。最后，景栋与孟连打起仗来，景洪土司来调解，哪处愿归哪个土司管可以自愿。景栋、勐永愿归緬甸，车里、勐罕、孟连愿归中国。总起来，三个土司都是“波贺咪满”。此后，三个土司每三年都要分别到中国和緬甸送礼。到中国要出两份，一份是门户钱，一份是粮钱；到緬甸出一份负担钱，每家五角。

勐永打景栋，打过三次，有一次几乎打到景栋城，几次都是车里帮助。英人侵占緬甸后，勐永又归景栋管。

1958年11月抄于景洪县委会

上允下城刀正记保存的孟连历史

召 克 刀 正 贤 翻 译

梁 奇 记 录

傣历八〇四年（公元1442年），明皇帝永乐派兵征勐卯。勐卯所有的头人、百姓都逃难，有的逃到南孔江以西，有的跑到江东地区，一部分逃到山上，一部分住在坝子里。到江西的多是老百姓，土司到江东来了。

傣历一一二〇年（？），在安瓦有个名叫龚腊音的，打仗把地方打乱了，农民便起来反对，他便到葫芦，又到货达、货诺，石牛厂、木戛等地。云南总督知道后便派召勐勐、召耿马、召孟连等去说降龚腊音，不成，上勐土司刀派韩才把他说降。降后，便把他送交总督。此后，总督就分地方给各个土司。孟连分的范围是：东至南郎河，距孟连城180华里；南至勐养、勐片交界，以西海山为界，距城80华里；西至班桑，以南卡江为界，距孟连城120里；北至勐勐的南至河为界，离孟连城120华里，内外共有九八三火（即火头），每年上缴课银48两，另外还上交给总督老婆银3.7两，作为买槟榔之用。

孟连城建立的时间是傣历六五一年（公元1319年）。

孟连土司头人从勐卯来时，共有一千户人过南孔来找地方住，找到孟连之前，先在班板山上住了一年（靠孟连坝子西边的三大山）。傣族没来之前，孟连附近的大山都是佧族聚居着。佧族有四弟兄，孟连傣族向佧族四弟兄求地盘，四弟兄答应分给。结果，所有水淹到的地方都归傣族，火烧着的地方归佧族，因此，傣族得坝子。佧族四弟兄名叫岩阿、依马、三梭、赛竜，（即分别管勐阿、勐马、勐梭、孟连），都搬到南河以南去居住，将所有的坝子都让给傣族。傣族住下以后，土司就将勐马、勐阿、勐梭、勐北、勐懒分给属官管辖。其官民的身份不变，原来是什么官继续任什么官职，是百姓的仍为百姓。

最初来建立孟连的土司是罕罢法，到五十岁即死；其儿子叫罕广法，当了三十年即死；第三个是召派双，当了二十年即死；第四个叫派按法，十五岁时即去开慕乃厂。当时土司头人商量，开矿一定要依靠召王，才不会被人欺负。于是订出制度，收课银贡给召王，召王便赐给土司名字，叫刀派汉。时在明朝永乐二年（傣历七六〇年——按应为七六六年）。来开慕乃厂的汉族禀告皇帝，皇帝认为合理，就封孟连为孟连宣抚司，颁给大印。刀派汉当了三十五年。第五个土司刀派猷，在位二十年。第六个土司刀派谢，当了十三年。第七个土司刀派新，在位七年。第八个土司法亚闷勐（即寡妇）时，因孙子刀派丁年幼。由她代办，法亚闷勐在时，曾叫刀派丁去景洪送贡物。召宣慰知道孟连是寡妇当土司后，认为孟连没什么力量，想来夺取，便亲自带兵来到孟连，但孟连所有

村寨空无一人，只好又退回堡垒住地。后来法亚闷勐动员了自己的傣族及佤族百姓，将宣慰兵全部包围，有的打死，部分被活捉，召宣慰投降了，愿将属地勐引割让给孟连。刀派丁去见召王回来后，法亚闷勐要给他找个老婆，便讨召景洪宣慰的姑娘为妻。景洪并将勐兵、勐耕，完竟三个地方赔嫁给孟连。从此，孟连便成了货罕景洪的姑爷了。刀派丁去见皇帝时，为货罕景洪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景洪又将撒莱、勐赫、勐罕划归孟连，以澜沧江为界。后来，孟连土司认为自己在的地方是边地，经常有人来骚扰，就上书皇帝，皇帝颁发给“孟连世袭金鸡宣抚司”，土司是刀派丁，当时为傣历八六〇年（公元1498）。刀派丁当了六十年土司，第九个土司是刀派林，当了三十五年。第十个土司为刀派韩，当了二十八年。第十一个土司叫刀派真，治理的很好，百姓拥护，于傣历九八三年到缅甸建立佛寺，在位五十二年。第十二个土司名刀派宗，在位时，遇到皇朝发生战争，皇帝要他出兵五百援助，他不服从，在傣历一〇一一年，被降为长官司。他当了三十二年。第十三个土司是刀派清，当了三十五年。当时召王皇帝发生战争，来调兵到澜沧江那边去，刀派清在战争中立下了功劳，就死去了。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刀派利，当勐朗土司，小的叫刀派丁，在孟连。刀派清死后，他的儿子刀派丁当土司，将父亲的功劳上报后，皇帝便恢复孟连宣抚司的官衔，并发给绸伞一把（傣历一〇七二年）。刀派丁把在慕乃厂开矿得的银子呈送给皇帝，每年银子600两。当时澜沧江上又发生战争，孟连又打了胜仗（傣历一〇九九年）。于是，皇帝将课银减少为300两。刀派丁当土司，威信很高，老百姓拥护，共当了二十七年。第十五个土司刀派孙，因年幼，勐朗刀派利来帮助。刀派利来后，与头人不合，小土司召法竜货变对他不满，便到勐养求兵，将刀派利杀死。刀派利有七个儿子，第一个刀派勇，第二个刀派韩，带着刀派孙到昆明禀告布政司，上边就派委员来将法竜货全家带走，并抄了家。刀派勇、刀派韩在从昆明回来的路上，在蒙化给刀派孙找了个老婆，到孟连后便让刀派孙为土司。在刀派孙当土司的二十年中，比较平静，此时正值龚腊音被送到昆明去。龚腊音有三百人流落于木夏，被刀派孙招降，带来孟连。龚腊音有个姑娘叫喃罕章也被刀派孙拿来当小老婆。龚腊音的武器全部被缴。过了一段时间，龚腊音的人又多了，将刀派孙杀死，并杀死侍从二十六人，偷走了喃罕章，向勐养方向逃去。刀派孙老婆喃莫带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刀派先，一个叫刀派新，一个在其保母家，一个在召竜大佛寺当和尚。第一个（刀派先）当印官。当时中缅发生战争，上边来调兵去勐养打仗。他打仗有功，杀死了缅兵两个带兵官，并将其头送往北京。上级认为他有本事，有功劳，又调他到寨山去打，但正在这时，他得病回家后就死了。以后刀派新来当，派了几个属官和头人到上面去求公事大印，荣耀地方。乾隆发给铜印，封刀派新当土司。刀派新当了八年土司，情况很好。1150年，土司、头人、百姓闹意见，上告，土司在不住，便带全家老小及其亲戚逃去耿马。上面派人来到缅甸，叫耿马、勐勐、孟连土司到昆明解决，找闹意见的原因，说刀派新有病不能办事，撤销其职务，要其儿子刀派恭当土司，并让他回孟连去。刀派恭路过勐勐时，见土司姑娘喃罕果漂亮，与其结婚，到孟连后不久，喃罕果就死了。刀派恭又去接喃勐赫为大老婆，相爱根为小老婆，结婚后当了十四年土司。傣历一一六五年五月，刀派恭去景梗帮助解决纠纷，在勐养住了几天。此时景栋和勐养打起仗来，刀派恭被打死了，东西被抢走了。刀派恭死后一个月，孟连各地又发生火灾，一切都被烧完